银杏树　银杏果

徐　鲁

杂记

说到银杏树的古老，很少有别的树种可以与它相比。科学界认为，银杏树最早出现在三亿多年前的石炭纪。五十万年前，地球的气候突然变冷，绝大多数银杏树在其他地方皆消失不见了，唯有在华夏大地上，依靠优越的自然条件，竟然奇迹般存活下来。所以，银杏树也被考古学家们称为“植物界的大熊猫”和“活化石”。

银杏树的果实俗称白果，所以银杏树又叫白果树。银杏树生长速度较慢，但寿命极长。在正常的自然条件下，一株小银杏树苗，从栽种到第一次结果，一般需要二十来年。长到四十年后，才开始大量挂果。所以，有的地方又把银杏树叫作“公孙树”。“公”指的是祖辈，“孙”即孙辈。意思是说，祖辈栽下的树，到孙辈才能得食白果。公孙树，也暗喻着银杏树是一种极其长寿的树。

有的古树，树龄超过一百年或几百年，就已经令人心生敬畏了。但是对银杏树来说，上百年、几百年的树龄，好像还不过是在“童年期”和“少年期”。有资格称得上“古银杏树”的，树龄一般都超过了千年或者数千年。

以我生活的湖北省为例。在鄂北的随州市境内，有一处保护完好的千年古银杏群落，人称“银杏谷”，绵延十多公里。在这个群落里，光是千年以上树龄的银杏树就有三百零八株，百年以上树龄的则有一万七千多株。在我国其他省份，超过千年树龄的银杏树，更是不在少数。比如浙江天目山有一株古银杏，据说是南朝时所植，树龄已有一千四百多年。四川雅安有一株古银杏，树龄被确认超过了三千年。贵州省福泉市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一个县级市，境内有一株古银杏，据说已有五千年以上的树龄。这株古银杏的根径达五点八米，树高五十米，胸径近五米，要十三个成年人展开双臂才能围抱。

初夏时节，我在家乡山东半岛漫游，特意登上日照市莒县浮来山，走进定林寺，瞻仰让我心仪已久的银杏树。

这株古银杏，树龄据说已有四千年了。古树的主干周长约十六米，需七八个成年人伸展双臂方能环抱；树高约二十七米，整个树冠遮阴面积达到一千二百平方米。四千年的风雨雷电、沧海桑田，若非亲眼所见，谁能相信，这株老树仍然能够枝繁叶茂，挺拔苍翠。这需要多么坚忍不拔的忍耐力、自强不息的生命力、宽广无私的包容力，才能与四千年沧桑岁月的摧折、拉扯相抗衡，年年岁岁仍然将满树的苍翠、遍地的亮黄、累累的果实，献给大地和人间？

面对这郁郁葱葱的，如同一幢巨大的翠绿楼宇一般的大树，我的心里充满了崇敬。我想起郭沫若先生早年写下的那些咏赞银杏的名句，虽然诗人描述的对象并非是眼前的这一株银杏树：

“你的株干是多么的端直，你的枝条是多么的蓬勃，你那折扇形的叶片是多么的青翠、多么的莹洁、多么的精巧呀！在暑天你为多少的庙宇戴上了巍峨的云冠，你也为多少的劳苦人撑出了清凉的华盖……”

眼下正是初夏，二十七米高的“翠绿楼宇”之上，虬枝繁茂，遮天蔽日。那些萌发在老枝身躯上的新鲜枝条间，隐约可见已经结出了累累的果实。这些小小果实像含羞的婴孩一样，暂时还躲藏在精巧的扇形翠叶之下。来定林寺前，我做了一些功课，知道银杏又分黄叶银杏、塔状银杏、裂银杏、垂枝银杏、斑叶银杏等二十多种。定林寺的这株古银杏，属黄叶银杏。不难想象，再过几个月，当秋风吹过浮来山巅，吹进这安静的院落时，金色小扇一样的银杏叶会纷纷飘落，铺满这一方土地……那将是一番何其壮丽的景色啊！

当然，还有成千上万颗“吧嗒吧嗒”落满地面的银杏果。当地友人告诉我，每年秋末，从这株古银杏上落地的银杏果，可以收获好几麻袋，其中一部分被用作了药材，另一部分送给了山下和周边的乡亲们食用。这是老银杏树四千年来，一年年无怨无悔的奉献。

不知为何，伫立在这株有着骄人的生命履历的古银杏前，我一下子想起多年前，我在德国诗人歌德的故乡、小城魏玛见到的那株银杏树来了。

歌德是中国文化的推崇者。歌德故居纪念馆的一位女士告诉我，歌德在魏玛住了五十多个春秋，其间，他读了不少中国及东方的典籍，还学习过汉字。歌德故居庭院里有一棵老银杏树，据说是诗人当年托人从中国移栽过去的。这是一株裂银杏，树叶形如小扇，但中间有个缺口，好像是两片叶脉的合体。后来，歌德还特意挑选了数枚金色银杏叶赠给友人，并且写下一首充满思辨色彩的名诗《二裂银杏叶》。

今天，我站在浮来山的古银杏树下，心中一直被一种神秘的感情所激荡着。我在想，银杏真是古老的嘉木啊，而且似乎对中国的土地情有独钟。我从那虬龙似的枝干、心形的叶片，以及清晰可辨的叶脉里，似乎看到了一种生生不息的精气神、坚忍不拔的生命力，还有如高山大河一般的风骨与神韵。

我与一座城

山海宁德

卓国志

假期，我坐着动车穿山越海，回老家福建宁德。微信提示音突然响起，“嗨，老同学，回家见！”多年未见的韩同学发来信息，“老家现在大不一样，变化可多了，咱们一起去看一看。”

1993年的夏末秋初，我从霞浦到宁德师专读书。当年的宁德师专地处郊区，学校周围是大片的田园。春天，油菜花开、豌豆苗嫩；夏天，菜叶青翠、稻浪阵阵；秋天，风清气爽，到处是丰收的气息；到了冬天，农人收镰，水渠闭闸，广阔的田野露出素净的面目。

我们一个班的同学，来自宁德地区九个县（市），大约一半山区一半海。我从霞浦乘船越过三都澳到宁德，再加上陆路，要花将近一个白天的时间。山区同学坐车抵达学校，也要大半天。而今从霞浦到宁德城区，坐动车只需二十多分钟，走高速也只要一小时出头。

同学相熟后，返校时会带些土特产来分享。山里的捎山货，海边的带海货，银耳茶叶桃李柰，虾米紫菜干海带，宿舍俨然成了山海特产小集市。

毕业后，我辗转多地，在外工作。这些年不时也回宁德，看到的是一年一个样的变化。

这一次，我们先去探望了阔别二十多年的母校。宁德师专已经升格成宁德师范学院，搬到了条件好得多的新校区。我们还去了海岸边的东湖塘。读书时，我去过几次东湖塘，见到的都是防风林与机耕道，农田与鱼塘镶嵌其间，像一大片蓝绿色的绒毯。如今，东湖塘建起了新的东侨开发区。新开发区背靠葱茏的南漈山与镜台山，面朝东海，常见大潮奔涌，常受烟雨润泽，真是一半烟火一半诗。

离开东湖塘，我们登上了南漈山。南漈山是宁德城背靠的一座大山，白鹤峰陡峭、挺拔、青翠。南宋诗人陆游曾出任宁德主簿，南漈山上因此矗立着一尊陆游雕像，青苔斑驳的石刻上记录了他的宁德足迹。

下山途中，林同学赶来与我们会合。“晚上请大家吃刚捞上来的大黄鱼！”他放下手中的箱子，掀开盖，一道金灿灿的身影出现在眼前。原来，林同学专程去了“海上天湖”三都澳，从那里买回了深水大黄鱼。他说，三都澳的大黄鱼味道最鲜美，如今住的都是网箱里的“联排别墅”——深水抗风浪塑胶养殖平台。

宁德海域网箱改造前，渔排多是用木板和泡沫做的，被风浪撕扯久了，容易破碎，不仅养殖户损失大，还会产生海漂垃圾。前几年，宁德开展“清海行动”，在海浪中奏响海洋绿色牧场之歌。深水大网箱就是其中一个乐章，这种网箱空间大、强度高，鱼住得美、养得肥，网箱还可以再生利用。

接着我们去了南环路、小东门——过去好不容易才去一趟的闹市区。老宁德人以前口中的“去街”，讲的就是去小东门一带。那里有二三十年前宁德最繁华的商业街，一边是小河，一边是骑楼。骑楼一层低矮窄小的店铺肩挨着肩，迎接着街上川流不息的行人。多数店里卖的是服装鞋帽与日用百货。电器店在当年算得上稀罕，门面更大些，装修也更讲究些，卖着收音机、电视机、洗衣机等当时的新鲜物件。

随着新城区不断拓展，新的商圈不断产生。如今的城区既有店铺林立、种类齐全的老牌商城，又有宽敞明亮、环境舒适的现代商场，设施先进，品种丰富，购物美食，两得其便。

兜兜转转，已到中午。找了一家小吃店，要了一碗清汤面。城市日新月异，但清汤面还保持着老样子，大汤小面，清而不油。汤里漂着细如牛毛、黄里透白的姜丝，伴着几叶翠绿的青菜。面虽薄细，但细而利索，长而不冗，不黏糊、不缠结。刺溜来上一口，顺滑中留下酱油的鲜香和姜丝的鲜辣。

我们还来到近郊赤鉴湖，那儿集合着让宁德人啧啧称赞的几个“金娃娃”：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、上汽宁德制造基地、东南铜业宁德四十万吨铜冶炼基地等。如今，“金娃娃”们带动着众多上下游企业，为宁德源源不断地创造着经济效益。

打车来时，网约车司机是个河南小伙子，他说有不少老乡在宁德工作。以前读书时，我只能听到闽东各地同学的方言，进城后听到的是似懂非懂的宁德话。如今走在宁德街头，却能听到南腔北调了。南腔北调汇聚在宁德，这何尝不是一座城市充满活力的表现？

返程那天清晨，车子沿着三都澳边的高速公路行驶，一边是海，一边是山。海面金光闪烁，青山拥抱大海，蔚蓝翠绿交融，山海激荡，升腾起壮丽的新宁德。

横鞭笋

赵　畅

古人喜爱食笋，今人则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笋，因季节的不同，而呈现不同的口味。比如横鞭笋，夏秋时节就是它最鲜美的时候。横鞭笋，其实就是竹子细长的地下茎，形状尖削，外面包着坚硬的笋壳。竹茎横生于土层之下，茎上有节，节上再生根，称为“鞭根”。竹鞭末梢上的芽，夏秋季节掘出来，扁圆似马鞭，也就是横鞭笋了。

同是横鞭笋，生长地域、土壤环境不同，口味也有差异。浙江绍兴长塘镇出产的横鞭笋，形如象牙，白如雪花，嫩如鲜藕，甜如蔗霜，口味极美。长塘镇，地处会稽山的丘陵缓坡地，肥沃的黄泥中富含硒元素，是竹林生长的绝佳之地。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联系长塘镇好几年，因此亲眼见证了长塘镇竹笋生产销售的盛况，还曾多次上山挖竹笋，有过掏挖横鞭笋的难忘经历。掏挖横鞭笋虽不像挖掘毛笋、团笋那般费力，却有点费神。横鞭笋本身数量不多，又是从老鞭上横着向四周土里生长，所以不易寻找，不像春笋会露出土层外。难怪当地笋农会说，“横鞭笋好吃找寻难”。

但在一位笋农的指点下，我发现了找横鞭笋的窍门：只需看竹株的长势走向，找寻土中微微隆起以及细长的裂缝，就能瞄准掏挖的目标。然而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记得第一次掏挖，除了累得满头大汗，一些横鞭笋竟还被我掏挖得伤痕累累。笋农见状，忍俊不禁。

在人们的印象中，但凡用横鞭笋入汤，总是要取其鲜嫩的部分，而弃置较硬的根部。然而，一次回浙东四明山麓小山村，我才知道横鞭笋的根部是可以被开发利用的。按照祖父的说法，笋根是储鲜藏香的地方，弃之可惜。于是，我们把横鞭笋的根一剖为四而入汤。只是，陪伴入汤的主料，最好是“干菜菩头”。何谓“干菜菩头”？也就是把肥硕、质地紧实的芥菜根，经过腌制、晾晒，制成干菜。这个腌制、晾晒的过程，恰恰就是苦涩渐渐退去、咸香速速提增的过程。

抓一把干菜菩头冷水下锅，到了汤水翻滚时，便见汤色渐渐变得红亮，并有咸香之味扑鼻而来。此时，再将剖切的横鞭笋根放入其中，很快，这锅汤水开始溢出鲜香。干菜菩头与横鞭笋入汤，基本不必再加其他辅料。用干菜菩头与横鞭笋根煮出的汤水是琥珀色的，用来下饭，那是难得的口福。

多年前，一位朋友来绍兴玩，提出在食堂吃家常菜便可，尽量少放油和盐、不放味精。当天晚餐，他吃得特别开心，吃到一半时，竟自言自语起来：“哎，今天的小菜为何这么鲜灵清香呢？”我们刚要答复，他恍然大悟地说：“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每一盘小菜中都放了横鞭笋！”

而今，每每忆及这个细节，横鞭笋那清爽不腻的味道，便会在味蕾里重现，连同与友人相处的点点滴滴，也会在我的脑海里浮现……

▲中国画《花卉蜻蜓》，作者齐白石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走过金口河

王雪珍

五月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我又来到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。我是第三次来了，每一次来，走的路线都不一样。这一次，我们坐船进入金口河区的大峡谷，河水平缓，船尾拖起丝绸一般的水带。阳光照得每个人脸上都漾着光泽。

面对这样的风景，所有人都站在甲板上，悠闲地吹着河面的风。靠悬崖的一侧，有一条新修的公路，依山傍水，宛若在画中穿行。公路上的人与船上的人高声打着招呼，其实都不知道对面是谁。我想起初到这条大峡谷时，还只能站在半山腰，听脚下大渡河咆哮而过。那时候想一窥河流全貌都不可能，只能隐约看到脚下的河流卷起千堆雪。

时光之船行驶到今天，山还是那么高，但湍急、野性的河流变得温顺了，可以在水中行船，还可以依水行车。

一座高悬的索桥在头上滑过，大凉山和小凉山被这座桥牵了起来。峡谷亘古，天堑通途，一步跨出的是千年的飞跃。已从峭壁云端搬到大峡谷旁居住的山民们，无法想象历史的变化就在眼前发生。如今脚下平坦，出门就是大道。缺盐少油了，只需一转身就可买到。坐在自家门前，眼光所及，是大路绵延，是鲜花盛开。

随便与他们中的哪一个闲聊，问及曾经的山中岁月，他都会说，那山高啊，那路难啊，进城买包盐，就要走一天。最早过河是在大渡河的峭壁之上打入一根绳索，他们攀着绳索过河，要十万个小心。曾有一个女学生在河这边读书，来回都从河上拉绳而过，遇到恶劣天气不敢回去，只能在这边山野找地方休息。

后来，这些成了往事。铁路修来了，公路修好了，道路给山里的人们带来生活的巨变。

弃船登岸，我们来到位于高山下的铁道兵博物馆，正遇到十几个老兵来探访。穿行在高山里如龙行一样的铁路，正是他们青春时的战场。那个奋斗的岁月里，他们有好几个战友永远留在山里了，把生命献给了苍茫的群山。听讲解也好，自己看也好，都能感受到群山的轰响。一支优秀的铁道兵部队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。在奇峰耸立、深涧密布的大山中，铁路横跨大渡河，穿过大小凉山。滑坡、危岩、落石、泥石流、粉砂，时时威胁着官兵们的生命安全，但枕木还是一寸一寸往前推进。

沿着盘山公路去往山顶，浓雾、冷杉、悬崖，是这里带给人最突出的印象。到达山顶时，空气湿得能拧出水来。山顶有两块写有“蓑衣岭”和“蓝缕开疆”的石碑，仿佛在讲述一个久远的故事。那是抗日战争年代，为了打通后方重要战略通道，整个乐山倾财倾力，先后有二十四万人参加乐西公路建设。因为时间紧迫加上气候恶劣，有三万多人为修筑这条路失去了生命。如今，常常还有人来到这里，在英雄的墓碑前放上一束束菊花，纪念所有筑路人的牺牲与付出。

随着流水的方向，我们要走出这个峡谷了。我知道，筑路人的精神，会与这些大山一起，永远地矗立在这里。

好心湖边

汪　泉

车到好心湖边，湖水碧波荡漾，花开炽烈如火。花是杜鹃花，在这里很常见，四季常开不谢，广东省茂名市的很多高架桥边都有它们的笑脸。

午后3点，站在好心湖北岸，深蓝、浅蓝、浅绿，从不同的角度看湖水，会看到不同的颜色。湖北岸有一座小山包，名字叫无名山。那是从1954年开始，人工堆起来的一座山。

1953年，茂名来了一位科学家，听到当地人说，这里有一种石头可以当柴烧，可以点火做饭。这话勾起了科学家的好奇，他立即前往考察，果然有会燃烧的石头，学名叫油页岩，可以炼出石油。那时候，祖国建设正急需石油。于是，从次年开始，大批油田专家、技术人员拖家带口来到这里，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石油开采。石油源源不断输送到祖国建设的所需之处，废矿石、土渣却在原地缓缓堆积起来，堆成一座山包。此后，油田停止开采，这里留下一个两百多米深的废矿坑，成了城市垃圾的聚集地。

因为环境变差了，没人愿意往这里来。三年前，茂名精心谋划，大胆设计了好心湖的建设方案。说干就干，将上游水库的水放下来，装满了这个两百多米深的矿坑，造出一个人间美景！于是有了这个好心湖。

叫它好心湖，缘于它的形状略像一颗心，心尖尖指向海洋，心口就是那座山包。也许，大自然在这里设置矿带的时候，也是出于好心吧。如此说来，这个湖装的不仅仅是水，还是心，是好心，至少是三代茂名人的好心。当年，第一代茂名人来自天南地北，在这里挖下了深达两百多米的心形矿坑，将乌黑的石油献给贫穷的祖国。在石油开采完之后，第二代茂名人接受了这千疮百孔的土地，这是属于他们的土地，无论贫瘠还是富有，他们痴爱不弃。他们从这块土地上走向海洋，实现了致富奔小康。如今，国富民强，新一代茂名人要还这里一片绿水青山、风景如画，于是有了这绚丽多彩的心状碧湖。

好心湖建成了，茂名的市民们看到眼前荡漾的碧水，想起了先辈们在这里战天斗地的火热场景，他们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，全城市民发起捐款，拉来沃土，将英雄的杜鹃花引到茂名来，种在好心湖边。他们还在废土堆积的山包上种满高高的桉树。那些废弃的车间就矗立在不远处，像一个个老工人，看着这场景，不声不响。茂名人不舍得将这些车间全部拆除，因为这是历史，这里有先辈的身影，需要留存，不能消失。于是他们选择了改造，将这些废弃的车间改造成了茂名油田博物馆。

新一代茂名人撸起袖子，不负前辈厚望，将这个昔日热火朝天的“战场”，梳理得清清爽爽，建设得如诗如画。眼下，好心湖边散步的人，休闲的人，三三两两，各得其乐。野营的帐篷，花花绿绿，散布在碧草如茵的绿地上。这里空气清新，再也没有了暗沉沉的雾霾；这里鸟语花香，年轻的恋人们幸福地徜徉在如画的美景中。从外地来的游人，知道不知道，这是几代奋斗者挥洒汗水的结果呢？正如那一串串杜鹃花，从异地移植而来，却将这里的热土精心装扮、将这里的激情重新点燃。

随笔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　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　邮政编码：100733　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　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　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　定价每月24.00元　零售每份1.80元　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